

Blossom
风华

THE EIGHTH
NEW CONCEPT

第十八届 新概念作文大赛 获奖者范文 B卷

涂山乔 / 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THE EIGHTEENTH NEW CONCEPT

第十八届 新概念作文大赛

获奖者范文

Ⓑ 卷

涂山乔 / 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华·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范文·B卷/
涂山乔编.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2

(风华书系)

ISBN 978-7-5502-7234-7

I. ①风… II. ①涂…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8526 号

风华·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范文·B 卷

编 者:涂山乔
责任编辑:闻 静 徐秀琴
装 帧 图:着 靛
装帧设计:友间文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8.5 印张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7234-7

定价:32.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 64243832



谨以此书献给遇见的每一个人，
但愿年岁温和，
你们温暖如初。

目 录

CONTENTS

054 043 035 025 015 003

PART 1

她是黯淡星

时光积匣／王书娅
好久不见／李乃琛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何晓宁
年轻的蝴蝶兰／杨一欣
就像璀璨星光／王书娅
演员／王若兰

104 097 089 080 072 063

PART 2

在岛屿之间

怪兽／何晓宁
七零八落／沈思岚
逃离／冯瀚乐
请假／胡啸天
我的玛茉莉／张心怡
无爱者自拥／王若兰

177 162 159 150 139 129

第十三级阶梯／王书娅
绿洲／沈思岚
写给『弟弟』们／叶烘楠
起风了／苗杰
我会大张旗鼓地回归这里／冯浩华
百可／王泽彬

PART 3

流年花事了

240 228 222 217 207 200 191

青城山下白素贞／滕卢涛
人脑电波垃圾站／沈思岚
水生／胡星海
中毒／两个三
晚歌／舒阳
雪葬／吴百川
陈楚九／王若兰

PART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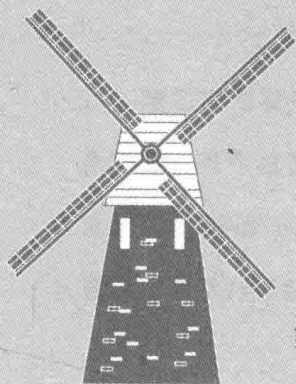
第十三个星座

306 302 291 281 271 261 251

没有风筝的春天／何晓宁
珀舅舅／崔健
临夜／吴百川
昨夜星辰／王书娅
改变的，没变的／李乃琛
高考之外／余姗姗
天蓝／舒阳

PART 5

双马镇来客



18

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范文 / B 卷

PART 1 她是黯淡星

时光积匣 / 王书娅

好久不见 / 李乃琛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 何晓宁

年轻的蝴蝶兰 / 杨一欣

就像璀璨星光 / 王书娅

演员 / 王若兰

时光积匣

王书娅

笔名南书百城，身份证上的名字是王书娅，1997 年出生的射手座，高中就读昆明三中。作品散见于《中学生博览》《中学生百科》《创新作文》等书刊，曾获第十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入围奖、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 重逢 〉

高三开学的前一天，我将所有的课本、小说和被褥行李打了个大包，从宿舍一路拖拽回了安置在新城的家。

大概是还沉浸在假期的缘故，尚处于开发阶段的新城清净得像桃花源，新建的小区还有许多住户没有搬进来，周遭环境幽静，人声寥落。

我没想到会在这种时候遇到唐泽。

他大概是已经吃过了午饭，正拿着单词本在花园里散步，眉间日光凝成霜，四围花木柳扶墙，闲庭信步，身材颀长，倒真是一派初中朋友评价的闲适贵公子模样。

目光和我相遇的时候，他的眼底似乎飞快地闪过一丝惊喜，而先开口的却依然是我：“你家不是在市中心吗？明天就开学了，怎么还跑到



这儿来住？”

唐泽常住的房子在他所就读的学校旁边，是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段，虽不如他爷爷奶奶在新城的房子安静，却要方便得多。

似乎是犹豫了一下，他微微顿了顿，才慢慢开口道：“是左辰。我替左辰来给你送一个东西。”

初秋的阳光把他说出那句话时的脸庞映照得熠熠生辉，而我拖着一个画了巨大粉红色 Hello Kitty 猫脸的大包，一脸傻气地站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活像一个返乡的农民工。

〈 木匣 〉

左辰托唐泽带给我的东西，是一个木质匣子。匣子做工精致，暗纹繁复，缠枝番莲藤蔓的镂刻从中心一路向四围延伸下去，仿佛能顺着细微到无法琢磨的木质香气，延展入无尽的往生时空之中。

我得承认，我非常喜欢这个匣子，就是因为太喜欢，才会在三年前托唐泽帮我转送给左辰。而如今，却是同样的东西又通过同一个人的手回到了我手里。

匣子分量不轻，唐泽递过来时，我几乎就已经猜到左辰在这里面放了什么，所以当着他的面，我毫不避讳地掀开了顶盖。

那里面的东西明显被整理过，左辰实在太细心也太有耐心，层层叠叠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铺，恨不得在每一件物什上都刻录日期。

他一直是强迫症患者。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七岁那年的年夜饭聚餐上。爸妈因为工作

的缘故没能回老家过年，便拉着互为同事有着同样境遇的唐家和左家一起办了场新年聚餐。小时候的唐泽一点儿都坐不住，上蹿下跳像只猴子，所以，很多年后有女生带着桃心眼把言情小说里用来形容冷酷男主的形容词全加在他身上的时候，我十分冷静地建议她换一副眼镜。

但左辰不一样。自始至终，他都安安静静地坐着，不挑食也不多言，似乎尤其喜欢桌上那盅清汤水煮鱼，仔仔细细剔掉鱼刺之后，还非常乖巧地把剔出来的鱼刺全都整整齐齐码在餐碟一侧。

侧眼而望，他面前的餐碟仿佛一只被拍扁的刺豚。

我以为他是在布阵召唤异世界的神兽，便秉承着小朋友十万个为什么的心态问他这样做的意义，半分钟后，我听到了七年人生里听到过的最好听的声音——明明软糯却是透骨的清澈：“爸爸说，这是因为我有强迫症。”

那时候，善良天真的我傻乎乎地以为这种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听起来非常严重的病和阿尔茨海默病一样，都是治不好的绝症，于是便下了决心想要学医，无论如何也希望治好他。

所以从初中到高中，即使其他理科成绩烂得一塌糊涂，我的生物成绩却从未差过。有段时间，我尤其喜欢左辰的生物试卷，他的卷子永远干净得让人自惭形秽，既没有解题过程也没有错题解析，更不会出现连篇的红色叉号，只在偶尔出现的失误之处有一两句点睛，字体偏修长的笔迹，记述不多，却常常每一句话都踩在死穴上。

于是我美其名曰地借口与他交换看试卷，却像个变态一般收集了四年他的卷子。

所以匣子里放在最上面的，是一摞我的旧试卷。



我觉得我大概是得了臆想症之类的病，不然，为什么在打开匣子的那个瞬间，我脑海里首先闪现出的想法竟然是，他会不会是在我的每一张试卷上都做了注记？

日光寸寸白灼耀眼，天穹流云游走无声。

一束阳光透过窗洒落到试卷上，在尘埃里折射出星星点点的破碎苍白。

卷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连个缺角折页都没有。

我一张一张地向下数。

初中三年加高一一年，共四年十六张大考试卷，每一张都保留着我送出去的模样，不多不少悉数到位，就像一段谁都从未缺席的青春。

顿了顿，我伸手掀开最后一张试卷。

那下面压着的，是一堆棒棒糖。

糖果大小不等，形状也各异，从传统的球形到糖果店里才能买到的星形和心形，每一张裹束其上的糖纸都在阳光流转之下晶莹溢彩，仿佛是从童话的糖果屋中小心地取出来的。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这些奇形怪状的糖果。

那些放在架子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味道未必特别，看着却能让人心旷神怡。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好心情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左辰。只是到头来却也有些想不明白，自己当初究竟是将左辰包括在了哪些人之中，还是将其他人与左辰圈在了一起？

那时候，我开开心心地发，他便欣然地接受，待假意客套也变成一件乏味无趣的事情，好意便成了意料之中的理所当然，而我却还心心

念念怀着一开始就不该有的私心与期许。

人都是有私心的。

我的私心，是左辰能在我拽着他的校服袖子笑吟吟地开玩笑说“小红帽要跟大灰狼走”的时候，不要状似无意地将袖角从我手里抽回去，顿上一顿，再救场似的拉住唐泽，补上一句“小红帽应该跟外婆在一起”。

我的私心，是左辰不要在我看得到的地方对别的女孩子太好，不要让我觉得自己在他的眼里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没什么不同，不要让我在同学聚会时兜兜转转找了他一大圈之后，却发现他已经连个短信都不留就独自离开了。

那你呢？你的私心是什么？

我从来不知道左辰想要什么。

我给他我喜欢的东西，拉着他听我喜欢的歌，读我喜欢的书，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却从未问过他究竟需不需要，究竟想不想要。

你究竟需要什么？

你需要我吗？

我从未问过。

而他，也不会回答。

〈 干杯 〉

唐泽窝在藤椅里拆了一颗星球糖，目光却一直往窗外飘。我实在不知道十三楼的郊区究竟哪里好看，于是忍不住问他：“好吃吗？”



他微微皱了皱眉头，原本似乎是想笑一笑打破僵持的，话一出口却成了一句一点儿都不好笑的“有点儿苦”。

我愣了愣，没有再往下接话。

“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去玩‘密室逃脱’，也是在十三楼？”沉吟一阵，唐泽似乎是想将低沉的气氛活跃起来，语气僵硬地故作轻松道，“那间屋子从窗户往外看是一大片湖，我还记得，你说那个湖很好看。”

我忍不住也循着他的眼神向外望。

夏末秋初，远处半山的枫叶红了一片，山峰入云依然如黛，阳光却是缱绻得正好。

——就像那年左辰生日时的光芒一样。

那时候冬天刚过，是一个纵使昆明也还没有完全回暖的日子，恰巧左辰生日，我们便在已经记不起来的契机之下，一起去玩了“密室逃脱”。

“密室逃脱”开设在一栋大楼的第十三层，我至今不知道那天我站在落地窗前向下望，看到的不远处那片波光粼粼的湖面是不是滇池，但它是真的很好看啊，寸金寸金铺陈开去的万顷波光，澄澈得像初遇时左辰眼底漾着的那抹揉碎的微芒。

店家说要扫二维码关注他们的微信，报名字，才能把游戏结束之后的合照发过来。

我印象极深地记得，那天我十分认真地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微信号，玩着游戏还在心心念念地期待游戏结束之后的合照。

但是事实上，那天我们根本没有拍合照。

我本能地畏惧暗室和镜子，所以也本能地排斥这样的游戏，但唐泽和左辰似乎玩得十分尽兴，尽兴到连等店家处理完手中的事情来为我们拍张合照的时间都不肯浪费。

细数这些年，我常常觉得十分奇怪，我们明明有那么多时间来玩闹调笑，奢侈地挥霍大把在一起的时光，最后却什么都没留下来，哪怕只是一张合照。

每一次他们拍合照的时候，我似乎都不在场。去年，我应邀到唐泽所就读的市一中看话剧时是这样，半个月前我因故缺席的动漫展也是这样。

朋友圈更新得太频繁，纷繁的照片频频给我一种“大家都在求赞求翻牌”的错觉，渴求别人施舍点赞是低进尘埃里的卑微，可无人立矩，所有人也都在心照不宣地为着这样的卑微日复一日地乐此不疲。

我永远在为别人点赞，也永远无法成为照片里的画中人。

在市一中的话剧节，左辰到场之后直接越过我联系元箐和唐泽，并与他们一同合影的时候是这样；在我缺席的动漫展，元箐拥着我昔日的旧友们对着镜头露出浅笑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始终在屏幕的这一端，始终坐在舞台之下的观众席。

无法鼓掌，那就点赞吧。

为你们的友谊干杯，为你们的青春贺岁。

看，我是如此真诚。

〈 犹疑 〉

把所有的棒棒糖都拿出来，匣子底只剩一个小小的陶瓷吊坠，青花



覆面，水墨勾勒，藏青色的细绳上穿了两颗质地圆润的陶瓷白珠，自圆环之中两两穿过，绾成复古风的结扣。

无论店主给这个东西取一个多么天花乱坠的名字，也改变不了它网购一块包邮的本质。

这种在丽江古城随处可见的被标价三四十元的劣质挂坠，却是那个时候，我第一眼见到就想要带回去给左辰的东西。

左辰一向喜怒不形于色，不显阴沉，只是讷言，我却依然能感受到他有多喜爱这件礼物。

而现在，他全都还给我了。

他喜欢的，他不喜欢的，他想要的，他不想要的。

的确，他确实应该还给我。

这本来就都是我的东西，卷子，糖果，吊坠，连同我这些年随他起伏的心绪，也都是。

——都是我一个人的东西。

“他喜欢元箐很多年了，你不必在意。”唐泽似乎是见我一直在对着木匣子发呆，沉吟半晌，忍不住开口打破沉寂，“他与元箐相识，早在认识你之前。”

听这语气，他似乎原是想给我安抚，未承想，到我这儿却变作了火上浇油。

记忆里有一阵子，我特别容易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而耿耿于怀，初中班主任又恰巧与我八字不合性格相异，在最压抑最难挨的那段日子里，我看着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发光，一个一个地走到我无法触及的时光里去，自己却像是被水草缠住了腰一般疯狂地下坠，仿佛被一路

带血不死不休地拖行，最终却还是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慢慢消失，一个一个慢慢离开。

我觉得我再也不会幼稚得像当年一样，在有人俯身于我耳旁柔声轻问“这样的你，凭什么站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无措得像个被抢了糖果的孩子，不会再在中考前夕小心翼翼地问左辰想要去哪所学校，不会再在半夜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听我说说话。

毕竟那些深夜里，洪水猛兽一样把自己疯狂吞噬的自卑和微小的心愿，到底不还是被他掐灭在一阵关机的忙音里了吗？

于他，于他们，我早就已经追不上了。

这件事，明明两年前我就清楚。

不是元箬也会是别人，明明落荒而逃的人是我，我又凭什么不甘心呢？！

“不过……”唐泽小心地掂量措辞，“当初你如果没有执意要跑到新城来读高中，说不定……”

我忍不住笑起来：“说不定什么？说不定左辰和元箬就不会手拉手一起走了吗？”

高中的数学老师曾在讲到斐波那契数列的时候，将之代换成这样一个公式：

今天 = 昨天 + 前天。

多简单啊，一眼明了。

我能做什么呢？就是今天努力一点点明天再努力一点点，让我的后天看起来好过一点点。

不是没有犹豫过。